

13

理想国  
纪实  
Documentary

Rose K. Keimig



**Growing Old in  
a New China**

Transitions in Elder Care

# 谁住进了养老院

因身体衰老和情感剥离而处于慢性生存状态的老人  
上有老下有小的子女，薪水低且工时长  
的照护人员  
传统养老观念与当下养老现实共同塑造的  
照护与被照护经历

当代中国的“银发海啸”与照护难题

[美] 葛玫 著 刘昱 译

上海三联书店

# 版权信息

书名：谁住进了养老院：当代中国的“银发海啸”与照护难题

作者：葛玫

译者：刘昱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3-06-01

ISBN：9787542681034

品牌方：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 版权信息

书名：谁住进了养老院：当代中国的“银发海啸”与照护难题

作者：葛玫

译者：刘昱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3-06-01

ISBN：9787542681034

品牌方：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

献给我的父母

凯(Kay)和埃德(Ed),

一位预言家, 一位教授

---

---

献给我的父母

凯(Kay)和埃德(Ed),

一位预言家, 一位教授

---

# 前言

我们这才认识到，在我们的主观意识和纯个体工程（即“自我”）周围，有一片泛存在的区域和其他既有工程，在我们自身和他物之间存在意义的牵绊。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马美花** <sup>①</sup> 【本书所有人名和地名均采用化名。根据中国的传统，以及邵镜虹和张彦文章(Shea&Zhang,2016)之前例，对丈夫和妻子采用不同的姓氏，称60 ~ 80岁者为“叔叔”或“阿姨”，称年纪更大者为“爷爷”或“奶奶”。】 **是玉山老年公寓** <sup>②</sup> 【中国养老机构的名目很难翻译成英文。在目前养老产业快速而不均匀的发展阶段，“养老院”一词用于指代各种养老机构，包括公共和私人机构、福利院、社区短期照护机构和日托中心等。其他常用词还有“老年公寓”“疗养院”“敬老院”“休养所”等。】 **的非正式代言人。**由于她离前门很近，而且头脑清楚，当工作人员需要为访客、记者或人类学家提供该院的第一手生活资料时，她便成为首选。78岁的她，在玉山老年公寓住了快三年了。退休前，她和丈夫在一家手表厂上班，她盛赞丈夫的手艺。她也为自己的能干而自豪，无论作为工人还是母亲——育有三个成功的儿子，其中一个为奥运会运动员教练。她六年前中风，三年后丈夫去世，而后便辞退家里的护工，搬到了玉山老年公寓。

马阿姨今天特别伤心。事实上，她每天都很伤心。“都怪中风。”她说。中风前，她那么能干。什么都会做。现在她什么都做不了了。她用右手拎起不灵光的左腕，让它掉在膝盖上。她哭了起来。如果没有中风，她还能做那么多的事。我问她这么伤心，有没有和儿子们说过，她说没有。她不想让他们难过。他们本来今天要来看她，但天气太热，她就叫他们不要来了。“中国人对他们的孩子真好，对吧？”她问

道。

2014年5月的昆明，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马阿姨说了这番话。我们并肩坐在养老院临时停车场旁的一小片阴凉处，那些话让我有一种特别的感伤。2013年9月17日，在我准备去中国进行养老护理研究时，我的母亲，一名原本健康的55岁执业护士，发生出血性脑中风。我丢下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护理学民族志和研究材料，乘坐第一班飞机回到明尼苏达州的家中。此后两周，在重症监护室里，我在多次从书上看到过的布满两难抉择和不定后果的灰色地带摸索着(Kaufman,2005)。

人类学家极力想埋身于他人世界中，抛开先决条件，仅靠发现和调查法来探索未知，然后以“把陌生的熟悉化，把熟悉的陌生化”的手法描述该体验。<sup>①</sup>【正如霍勒斯·迈纳(Horace Miner)在1956年的文章《加利美亚人的身体仪式》(“Body Ritual among the Nacirema”)中所说。】的确，正是有莎伦·考夫曼(Sharon Kaufman)等临终关怀民族志研究者(参见：Biehl,2005;L.Cohen,1998;Lock,2002;McLean,2007)对医疗机构中无形的时间、拼命寻找的意义(“我感觉她的脚趾动了!”)和照护交流的精彩记述，才让我对医院生活出奇地熟悉。然而，这些记述是从对象·观察员的一方做出的，时间也仅限于学术研究日程。最后，就连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sup>②</sup>【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被称为“民族志之父”，以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群岛上对土著部落的深入实地考察而闻名。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人类学家对异国他族的文化研究不再徒留于书本记载和想象，而是去当地住上一年半载或更久，深入参与当地人的生活，甚至学习他们的语言来交流和建立友谊。从1915年到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东北方的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s)实地考察了两年多。——译者注】的船也返程了。而在观察的时间和空间之外，养老院的生活还在继续。

我的母亲冲破难关，慢慢恢复了意识——当然，一种新的意识，但比社工叫我家人准备好接受的“眨眼植物人”的结果要好多了。母亲转到神经康复科后，父亲和我开始商量照护计划。他还在全职工作，我的两个姐妹也是，所以我本想持续推迟实地考察工作。父亲反对我这样做，要我去中国，说他们会解决的。没有其他商量的余地，于是我把父

母留在住院康复科，而后飞往中国，花一年时间去采访被儿女留在养老院的其他父母。

以这段故事开头，我首先要承认，本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个人尽孝（或父母尽仁，看你怎么看了）的行为。和马阿姨一样，我调查的许多养老院老人都曾经中风。即便在今天，母亲忍着中风后生活的艰难苦楚，面对我还是微笑的样子。所以当马阿姨靠在我肩头以代替她儿子的肩头哭泣时，这种交流不仅仅是研究数据。如今，随着时光积淀，眼界渐长，我意识到曾经的不安影响了我问出（或未问出）的问题，或许让我在处理亲子关系时过于同情或宽容了。

## 项目背景

尽管我和调查对象们有些相似的经历，但项目本身还是关于中国城市中经历养老形势快速变迁的老年人和照护者的。有一位老人，87岁的退休教师周爷爷，在打麻将时谈到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养老变化）原因很简单：生活好了，条件好了，医疗技术进步了。你看，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寿命也就40多岁。在过去30年里，生活好了，条件好了，人均寿命达到了70多岁。我都不知道现在有多高了。中国古时候有句话叫‘人生七十古来稀’。70岁的人很少——相当少。但现在，70岁的人还被当作‘小老弟’。”

正如周爷爷所言，养老形势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老龄化人口剧增。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2018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11%，平均寿命为76.7岁，比10年前（老年人口为3.9%）增长了2.9岁(World Bank Group, 2019b)。这么显著，却还只是大规模人口转型的初期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到204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即65岁以上）将达到总人口的23.8%，而平均寿命预期将达到80.3岁。就老龄化浪潮本身而言，并非中国所独有。2018年，日本人

均寿命预期为84岁，65岁以上人口占27.6%，这使日本必须大力投资于长期养老服务(Ikegami,2019;World Bank Group,2019c)。然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令它走上了“未富先老”的道路，这为谁应该、谁能够承担养老的问题带来了紧迫性和不确定性。

均寿命预期为84岁，65岁以上人口占27.6%，这使日本必须大力投资于长期养老服务(Ikegami,2019;World Bank Group,2019c)。然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令它走上了“未富先老”的道路，这为谁应该、谁能够承担养老的问题带来了紧迫性和不确定性。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谁住进了养老院》葛玫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784.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